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隱園藏稿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王汝嘉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石隱園藏稿卷五

明 畢自嚴 撰

疏一

奉差中途疏

奏為奉差中途憂親成病懇乞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
臣以一個草茅荷蒙聖明拔置郎署頃又銜奉勅命出
讞浙省循五年曠舉之典宣一人浩蕩之恩臣未嘗不

捧檄自喜誓竭犬馬之力以樹尺寸也奈臣賦命多蹇
動與願違七月間甫出都門即聞父病便道定省侍藥
無何而臣之簡書迫矣臣父念王命至重勉以大義責
臣就道臣灑淚南行猶意臣父或可保無虞也及臣行
至徐州地方忽有家僮追報臣父前病大作轉加沈重
坐卧必倩人扶諸醫束手告退臣聞之心慟神驚羣病
輻輳即今肺火上炎脾土下泄眩暈不已繼以怔忡夫
臣父之病亟矣而臣病又若是父子各天危同朝露臣

尚有意人間世哉竊念郵審重典也兩浙劇地也臣心
懷內顧終難專力於簿書身染沈疴安能殫精於讞獄
儻不自揣以賈罪戾是於臣父為恕於君命為慢也故
義不辭難臣之分也仕不遺親臣之情也用小臣狗馬
之病而誤國家恤寃之重典尤臣之大恐也伏望皇上
察臣狼狽之狀憐臣烏鳥之私勅下該部議覆放臣回
籍調理俾臣父子蚤得相見原差從本部另題施行臣
竒蹇餘生儻不遽填溝壑則天高地厚之恩臣猶有捐

糜頂踵圖報萬一之日也

萬祝陸辭疏

奏為敬陳山右積祲之狀懇乞蚤停權稅以蕪孑遺亟
發內帑以充邊餉事臣維國家定鼎幽燕提封萬井而
山右接壤沙漠實為屏藩其為要害視他省獨重他省
錢糧多解京師獨山右一省俱屬軍餉徑解宣大三關
等處是謂民運額幾百萬而本色不與焉千里灌輸用
力最艱三軍待哺程限甚迫其為財賦視他省獨急且

田多磽确歲苦亢暘風高土燥地瘠民貧家相安於穴
居人相甘於藿食蓋勤苦織嗇其天性然也自三十七
年旱魃為祟顆粒靡收逮至次春斗粟千錢太原平定
壽陽孟縣之間咽糠粃不足繼以樹皮棄子女於道塗
填骼胔於溝壑幸徽皇上湛恩聖母弘慈發帑金移倉
粟一切錢糧暫行停緩初夏雨絲泮泮始種晚禾各郡
縣猶十收四五而平陽一帶八月肅霜盡皆青槁無奈
邊餉緊急兩年錢糧一旦取盈雖額賦漸完而民已十

室九罄矣延及於冬依然無雪暨今三十九年春夏再旱千里黃埃一時告停征告賑濟者籲天伏地填溢公門五月下旬乃始得雨播種之期視去歲更遲則有年之望抑於今難料處凋瘵之鄉際荒歉之歲而又加以三禩之頻仍邊餉之追呼傷哉山右之民也目今西鄙議封邊境戒嚴而五路桀黠似非一婦所能約束萬一乘糾合之衆求饜其欲勢難曲從計不得不選將興師此時而欲責三晉民運應期沓至驟資軍實必無幸矣

臣愚竊思內帑儲積原將備非常之用儻蒙皇上惻然軫念將三十九年宣大三關等處軍餉特賜從中頒發則三軍挾纊不戰而氣自倍用之於戰戰可勝用之於款款可堅廟堂無西顧之憂矣其山右該年民運即與蠲免止令辦納王民二糧以供宗祿徭站之需將見三晉之民膏脂不朘於輸將肌膚不戕於馱朴出水火而登衽席凡今日蒙恩卹匱之民皆異日好義樂輸之民也至於權稅一節病民滋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

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五千二百兩鋪墊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皆分派於各府州縣於是斗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脯有稅尺布寸絲有稅羸特蹇衛有稅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歛又有繁峙皇祖原奉明旨責令該監清查宣大牧馬草場籽粒未嘗及太原也祇緣地界相連而奸識毛鳳騰等索賄不遂徑朦坐以九千二百兩既題得旨不得不那借庫藏以應上供後因按臣題請減免尚存三千二百六十餘兩竟無措手至減代州

寧縣五臺上邊民壯工食抵解不足者扣徵本縣條鞭
補之夫當此積祲之後正賦之難供況益以額外之征
乎臣叨荷任使分守冀寧每遇防秋例當移駐近邊以
圖犄角原奉勅書協理糧儲頃又代庖糧道者八閱月
凡通省灾祲之狀徵解艱難之情耳熟目習誠不任廩
廩戒心先是督撫鹽臣議蠲議賑合詞請命未蒙俞旨
臣竊計皇仁必不重視帑藏而輕視生靈之倒懸也臣
今叨賀萬壽拜舞闕庭慚無金鑑以劾愚忠爰採民風

而丐皇澤懇祈皇上軫念民艱安不忘危亟發內帑以
充邊餉仍勅戶部將山右三十九年應徵邊糧照數蠲
免其權稅皇租俱賜停止庶孑遺之民困少蘇玄齒黃
髮咸歌仁壽之萬年頌寶祚之靈長矣

防海方新疏

題為防海建置方新兵務籌畫伊始謹據愚見列款開
陳仰祈聖明採擇以便展布以固封疆事臣本一介書
生起家有司洵歷藩臬比歲承乏西塞頃又待臯司同

媿無寸樹可以稱塞茲者增設天津巡撫備兵防海兼
理糧餉臣以謏劣誤蒙簡畀聞命冰兢不知所措惟是
時值艱危義難辭擔誓竭股肱以報國恩目今遼陽已
失金復海蓋皆為敵有計距天津盈盈一水順風揚帆
兩日可到天津為南北咽喉年來遼左水陸二運皆此
轉輸萬一奸人傲誘導之窺伺為患不小況有應援之
責尤非株守可同但臣新設衙門事多草創一切兵食
諸需若不先行條議仰丐豫定無米之炊巧婦何辨即

擯斥斧鑕微臣義所不辭而上誤國家之事則死有餘
罪矣敢摘緊要事宜條議上請一議水兵一議陸兵一
留班軍一設總戎一選將材一議名募一修船隻一製
器械一備火器一修墩臺一請犒賞一免調發一議信
地以上一十三款俱防海之急需目前之要務必冀俯
賜允從庶可展布四體若其百不應手徒令擁麾素餐
則亦安取添設贅旒為也伏祈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各款

語多未能備載集中
條奏諸疏率惟列目

到任疏

奏為到任事伏念臣嚴魯國迂儒齊東末品雖請纓之
有志媿借箸之無奇筮仕理官未著平反之譽游登水
署曾微康濟之猷一籌莫展於甸宣五載空勞於疆場
三旬圉府方慙牝牡之未閑萬頃海防忽膺節鉞之重
任惟廟畧普收羣策致閭寄謬及菲才試之水陸繁劇
之衝實之南北咽喉之地驚承新命靡敢固辭倥偬出
都 不遑寧處臣謹於五月之三日抵津受事矣顧瞻遼

左盡多壘之場联接津門政揚帆之路兼鴻雁哀鳴載
道且蟲沙銷化堪傷事類絲棼官由草創即令召募四
集尚慮烏合白徒難禦勅敵況復器械百虛安得雕弓
畫戟可稱整旅真如搏沙之難就深切覆餗之是虞敢
不奉揚皇威益蒐軍實陳苴於未肇每懷蓄艾徙薪
之圖擊情形於伏俛不勝集木履冰之愆社稷為重縱
髮膚其可捐邊釁未弭在金革而無避除一切兵馬錢
糧事宜容臣次第另行籲請外謹先具到任日期恭報

以聞

錢糧不繼疏

題為錢糧不繼募兵束手懇祈勅部分發帑金以濟急需事臣承乏津門飭兵防海自五月初三日抵任今且彌月因見責任重大武備空虛憂心惶惶朝夕拮据不啻救焚拯溺比來台募壯勇頗多嚮應已近二千有餘惟是合用錢糧僅得兵部原發安家銀二萬兩餘俱未給即工部曾許臣盪甲器械衣裝銀二萬兩原係初次

帑金之數臣已經題明及臣差官赴領又復不發念臣戎懼新開倉卒受事無兵無馬無甲無仗諸事俱須創置無米何能巧炊臣在京時親見皇上續發帑金一百萬嗣接邸報又發帑金二百萬傾左藏以充邊防至盛德事也臣計當事大臣必有洞悉情形不忍置津門於度外者方且靜聽分發不敢輕為瀆陳而今遲迴日久竟杳然無聞矣省直撫臣俱有原管兵馬額設錢糧統轄州縣甚多那備備辦亦易而津門有一於是乎說者

謂帑金之發為遼左也津門即不得比於遼左而為遼
事添設防援交責獨不可因遼左而推廣之乎臺省諸
臣分往各省募兵咸以五千為率臣不知曾分有帑金
否然或許動新餉或便宜那借一紙之檄甫下而奉行
惟謹矣津門募兵計當倍之迺曾不得比例一陳乞乎
兵部題覆津門召募兵數水陸各五千名亦極取數之
少矣迺經費亦有可計者如陸兵選鋒健丁二千名土
著步兵三千名水兵五千名安家廬甲器械衣裝馬價

行糧共該銀一十八萬兩此外如置戰車造戰船繕營房合火藥製火器各費不貲尚難枚舉今所給發曾未得十分之一營製疎蕪不堪著眼以此漫稱幕府彈壓海澨抑何恃而不恐耶臣今焦勞徒切動有窒礙欲差官募邊兵於延綏等處募水兵於淮揚等處而苦安家之不備矣欲差官市馬於宣大等處而苦馬價之不贍矣欲開局打造盔甲腰刀擬市建鐵於臨清蕪湖市熟鐵於山西潞安等處而又苦物價之不敷矣錢糧一日

不發則一日有停閣之虞錢糧終歲不發則終歲為株
守之計流光不待玩愒堪虞即今為之尚懼其晚失時
不圖嗟何及哉伏冀勅下兵工二部亟行酌議前項錢
糧勢所必需應該分發帑金若干作速如數給領俾臣
得乘時召募整頓以備緩急之用即今帑金不足則新
餉本屬增派馬價原備軍興二項俱堪動支轉移分派
惟在該部一引手問耳臣三十年犬馬業承簡命矢竭
駑鈍以報國恩但願皇上與諸大臣為東事計利害為

封疆計安危毋如秦越肥瘠之異視臣庶得以展布四體而倖免於瘵曠之罪矣

金吾遠逮廢弁疏

題為金吾遠逮廢弁恭請明旨定奪事竊照從來欽掣官犯俱須奉有明旨齋有駕帖而後從事所到地方恭設香案羅拜宣讀所以祇畏君命而對揚天威也茲原任山西北樓口副將今廢閑陳天爵所犯罪狀臣誠不知其何如惟是緹騎逮人於數百里之外既無明旨又

無駕帖止憑金吾一紙之批真偽莫辨臣竊訝之若其
非真則錦衣為天子之禁衛何容擅有勾攝若其果真
揆之累朝之令甲刑章之舊例將無稍稍刺謬矣乎竊
念人主一舉一動一賞一罰必期可垂青史為萬世法
誠不可不慎者也見今天津道劉策已將陳天爵羈候
惟謹然臣待罪巡撫叨有地方之責未奉明旨駕帖遽
難輕發官犯即差官劉僑亦似有逡巡不便拘執者伏
祈皇上鑒別真偽特頒明旨以便遵奉交割解京究問

庶雷霆有赫而日月光昭矣

犄角最重疏

題為時事犄角最重津門鞠旅維艱謹詳陳空匱之形
仰祈聖鑒亟賜議處以便料理事臣嚴猥以謏劣承乏
津門前當建置之初直以時事孔棘咽喉近地外以隄
防津海內以應援神京如斯而已矣茲者經臣創議廟
算協謀三方建置恢復遼左區區津門欲與廣寧登萊
鼎峙為三臣情深報國義切同袍苟利社稷何惜頂踵

乃細覈津門之物力津門之時勢則有萬萬非他方可
侷者請詳言之今天下之全力盡赴於遼天下之精銳
盡萃於遼天下之金錢以數百萬計不問出入以供億
於遼九邊及都門之軍需戎器網載絡繹以轉輸於遼
以津門而較遼百不得一焉然猶內外異勢也緩急異
宜也不當與之較也即以登萊津門相提而論山東新
增水兵以三萬計陸兵以二萬計大約登萊所得將四
萬許而舊日額設之兵不與焉津門舊額防海一營不

足二千之數新設水陸二兵部覆共准一萬何啻都營之視齊楚乎卒徒鮮少捉襟露肘一不敵也登萊海運之船不下四五百隻今既停運水手改為水兵運船改為兵船直一反掌間耳津門既不停運而且加運水兵無船寧堪徒手而憑溟渤近臣具疏欲向餉臣那借運船一百四十三隻猶憂憂乎難之至於水兵亟議召募苦無應者蓋以海運利大非可以月餉奪耳二不敵也登萊有六十萬海運停留之米豆以為軍餉又有本省

六府之新餉以恣挹取而軍餉可以不乏近日津門召募新兵僅四千許而管倉施主政輒以月餉不繼為憂大費措處三不敵也以津門而較登萊兵戎物力種種不敵單竭刳敵口舌莫罄此皆衆所共耳共目者宜臣愚之臆說哉頃經臣移咨到臣謂天津用兵當以四萬計夫欲從事於樂浪玄菟之間非盛其師徒何能鼓行而前顧四萬兵亦何容易哉有四萬水陸之兵則有四萬兵之安家月餉舟楫馬匹盔甲器械衣裝操賞火藥

旗幟等項一有不備不能成師而匪從天降匪從地湧俱須國家金錢為之則四萬兵亦何容易哉因憶臣抵津門三月止得兵部發安家銀二萬兩耳至於兵部應補發安家馬價銀五萬四千兩已題得旨臣差官守候日久近聞又僅發二萬兩而其餘仍未發也臣不得已借餉臣新餉銀五千兩差官赴宣大市馬纔可得四百匹而此外則不免束手無措矣工部應給盔甲器械衣裝銀八萬兩亦經題請奉旨迄今甲乙互推毫釐不發

臣不得已檢城樓舊腰刀弓矢稍為修葺給發新兵以
備操練又搜津庫稻穀等銀可數百兩買料鳩工開局
打造軍容戰具黯澹無色而此外則計畫無復之矣新
兵糧餉不足臣亟詣餉臣懇請得原發帑金三萬兩轉
付倉司稍濟各兵然眉之急而將來更有不可知者矣
軍前犒賞臣原請銀一萬部覆止准初年五千次年二
千業奉俞旨但欲取給新餉戶部難之堅不肯發而兵
部亦遂以為不便開端顧天下有不操練而可稱兵者

乎有不賞罰而成操練者乎有不用賞而能獨行其罰者乎今欲盡廢不舉難矣總之無米為炊悶懷迫塞大聲疾呼聽者褒如以水陸各五千之兵其金錢給發之難如此則進之而四萬其難又何如哉伏冀皇上軫念東事經營之難津門匱乏之苦勅下該部將前應增水陸兵數從長酌議如果應增即將一切安家盔甲器械衣裝船隻月餉之類預為查處俾令各有著落刻日給發則行間諸務可以如意料理庶鞠旅之事易而犄角

之勢成矣如不應增亦須明白具覆慎勿謾應姑允而復從中格也不然機會易失流光不待萬一經臣以尺一之符下徵津師彼時百不應手誤策應而緩期會即誅臣竄臣亦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

瀛海災傷疏

題為瀛海運務軍興一時並急窮民災傷困苦萬分難堪懇祈聖明軫念蚤議蠲賑并請比例亟蠲新餉以安畿輔以保災黎事該臣看得瀛海當畿輔要地為都門

咽喉以頻年之災祲值遼左之告警行齋居送履畝加
租杼軸已空興發未已萬姓皇皇莫必其命滿望今歲
有秋或可蘇困萬一詎意天不悔禍飢饉薦臻去歲無
雨二麥未播今夏復旱蚤禾鮮殖方臣履任之始政當
夏至之時亢暘為災赤地千里沿途觸目而驚心萬姓
呼天而搶地延至六月初旬靈雨漸零閭閻小民胼胝
襁褓方延頸以希苗畝之入而未幾復有蝗蝻之災矣
初時蝗尚無多為害猶淺既而遺種地中日漸繁夥條

而平地尺許勢如流水忽而羣飛蔽天白日為昏連邑
連州無處不受其荼毒食葉食心無稼不被其吞啖且
有更苦秋旱者又有更生綿蟲者嗟舊穀之既沒歎新
穀之全虛村突無烟市井蕭條催科日急惟正己自難
供新餉游加額外復從何辦蓋地當衝劇既水陸之繹
騷而時值軍興又差科之疊至覽諸告牘備極苦趣傷
哉民也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歲為命自古天災流行
何代無之顧時有屯艱而人無流亡者恃天聽之必周

賴主澤之下逮也臣所轄河間府十八州縣并六衛一
所除河間吳橋肅寧三縣輕災不敢槩瀆外其任丘等
十五州縣并各衛所俱罹旱蝗之厄災傷重大臣濫竽
節鉞叨有撫循之責輒敢冒死上聞為數百萬生民請
命乞勅該部速行按臣屯臣查勘具奏酌議蠲賑則浩
蕩恩波霑溉閭閻而畿輔重地永固根本矣然瀛海猶
有事屬偏苦而蠲免萬不容緩者則新餉是也以有順
永登萊之例在也畿輔自順永外惟瀛海最近遼左先

是順永以逼處邊塞特蠲新餉矣今津門建牙犄角遼
左又總督經畧及保定巡撫層累坐鎮無一不為桑土
計綢繆則無一不於瀛海恣挹取故買鐵料於斯索匠
役於斯市硝黃於斯造戰船買戰馬製戰車儲草料悉
於斯雖云有司之經營莫非小民之輸納軍興之苦刻
肉醫瘡豈其在順永下者登萊海運先年與津門並行
而登萊獨蠲新餉今登萊停海運整師旅而免餉如故
良以海邦貧瘠不稱過也獨是津門海運不惟不停而

且倍增括米糴豆誰非民膏水輓陸輸誰非民力今又加之師旅矣而輸餉亦如故終不得自比於登萊此殊不可解也揆之順永既如彼較之登萊又如此則瀛海新餉斷斷當蠲不既彰明較著矣乎此則無論災與不災均當議蠲而當此災傷困頓之時則望恩尤切而施澤宜蚤者也故臣敢因上報災傷而并及之伏惟聖明大沛汪濊亟賜拯救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辭督餉疏

奏為撫津積戾固功督餉仔肩難負懇祈聖明俯允辭
免以安愚分事竊念臣本局曲之質原非軍旅之才祇
緣容春遼瀋繼陷臣時備員固寺遂承人乏于役津門
臣義不敢辭難勉受事未免任重而身輕多見志迂
而量狹今荏苒暮年矣水陸雖已成旅而挫鋒陷陣尚
未可遽望於烏合器械雖已粗備而堅甲戰艦尚未能
盡具於倉卒臣竊為此夜廢寢而晝忘食也至於三方
建置之議起臣又加有贊理征東軍務之銜詎意風鶴

一驚全遼盡棄臣先所發參將管大藩等水兵二千員
名久抵三岔戍守後聞遣赴鎮江既未見有斬將奪旗
之功臣續所發遊擊金冠等水兵四千員名復在山海
阻凍竟以寒月舟膠今僅藉為深溝高壘之用臣又為
此憤填胸而淚交睫也是由前而論臣經年之樹立既
寥寥其如彼由後而論臣溺職之罪狀又彰彰其如此
即令得逭斧鑕而寬吏議已厚幸矣今突有此督餉之
推亞卿之擢真所謂賞加於無勞榮踰於始望茲臣所

為飲冰循牆而未敢冒焉以承者也。緬惟督餉之事仰
佐軍興統轄廣闊錢穀殷繁念省直蒼黔久困則催科
之維艱思海洋風波叵測則飛輓之不易非有精心鉅
手安望食足兵強說者似謂朝夕目擊巧者不過習者
之門迺臣自揣才力綿薄一誤難堪再誤之舉況佐計
之任地漸隣於孤鄉而積勞之餘身且兼以善病頻年
巖塞心血久枯匝歲津門頭顱頓改即頃今年三月寒
熱大作一病瀕危迄今元氣未復藥裹獨親祇以時事

陪危未敢具疏請告此又津門道府諸臣所為熟睹而
共憐者也伏祈鑒察下情收回成命准臣照例休致回
籍如謂督餉缺官義無所逃姑以舊銜管理餉務俾得
將勤補拙勉圖後效庶國家無濫觴之官聯而微臣免
覆餗之訾詬矣奉旨督餉重任非自嚴以勞望簡畀著
遵新命受事不准辭

發兵會勦疏

題為東省妖賊怙亂津門奉旨會勦謹酌議應發營兵

以助捷伐事竊照山左六郡臣桑梓之邦也臣承乏戶
曹濫竽督餉目今潢池弄兵運道梗塞無論輦轂之下
百萬軍民咸切呼庚即臣津門轉餉榆關亦將無從出
矣加以賊勢猖獗聲言內犯即旬服三輔亦不勝震鄰
剝膚之患矣臣竊為此日夜腐心恨不滅此而朝食也
惟是蕞爾津門新造草昧之區兵馬無幾自去歲發參
將管大藩等兵二千名於遼左發遊擊金冠等兵四千
名於山海今歲又發參將翟子勲等河南前營兵三千

名亦赴山海總計已發過九千餘名矣今現在津門者除水兵四千外總計主客陸兵不及萬人津門內鞏神京外防海滙東援榆關責任綦重必如戶部所題欲發津兵五六千人是空國以行也頃者兩奉聖旨一則有酌量發兵之說一則未定馬步之數所謂明見萬里之外者也顧疾在腹心治症宜亟於醫藥而禍生肘腋救鬪竊聞於披纓臣豈異人敢或首鼠臣嘗聞之騏驥一日千里駑駘躑躅不前是兵貴精不貴多也詩取譬於

雷霆易致戒於左次是兵貴速不貴遲也現今津門兵馬有限取盈則不能太少則無益量度主客之旅斟酌多寡之間請以山東營守備劉永昌所統二千名毛兵營守備董世賢所統一千名共作三千之數山東營新兵原係濟南諸邑召募前來初亦烏合漫無紀律劉永昌練習有法約束得宜近日遂成一枝勁兵今茲受檄征勦以東土之兵而還戢東土之亂亦何所不勉焉毛兵營兵丁初從僉事胡嘉棟渡海抵津僅五六百人耳

嗣是又復逃散不滿五百所幸統兵守備董世賢恩威兼濟得不盡潰臣又令其陸續召募共足千人賈勇拔距綽有可觀俾令東援亦復樂趨此二師者皆津門之銳也獨是以津兵而入東省若無道臣監制何以震肅戎行分別功罪臣與監軍道僉事來斯行議及而本官欣然請往以彼素富韜鈴親在行間指授方畧計所裨益良非淺鮮又該道有子來燕禧力能扛鼎射可穿楊因念其父羽翼無人亦復志切勤王情慙寢戈願以諸

生從戎統率家丁以為將士先是役也一以護運一以
勦賊如賊勢鴟張不妨據險扼要以杜其北徙之路如
我師雲集便可協力夾攻以大為剪除之謀庶不至以
重發隳功亦不至以輕敵取敗耳再惟各兵遠征必裹
二三月之糧即今津庫如洗非得二萬金不可尤望計
曹刻期給發一經支領便可成行不則曠費居諸非所
稱救焚拯溺之義矣

補發津兵疏

題為津兵東勦再奉明旨謹照數補發以靖妖氛事該
臣看得津門為京師咽喉自當宿重兵以備緩急而東
魯為海內腹心宜宜釀寇盜以滋禍亂前戶部之題覆
護運也欽依有量發之語及東撫之請兵討賊也俞音
無馬步之數臣謹測量主客較計多寡以三千名應命
業具疏奏聞矣迨兵部以五千為請而聖旨復如數准
發而咨抵臣夫東省之事急矣當此潢池雲擾之際決
非揖讓救焚之時竊計天下之兵當為天下用之豈其

無事而豢養為者況榆關政戩丸泥之封而東省已熾
燎原之焰榆塞策應之兵鱗次而碁布者尚自不少至
於應援東省明旨煌煌勅速勦而戒蔓延所責戒督發
者南則漕撫北則臣與保定撫臣耳臣又何敢以兵寡
為辭而衡君命也及臣備行該道查議而該道以河南
後營守備周之禮統兵二千為言查津門見在容兵止
有此營原留以備榆關踐更之用今似不容膠柱而鼓
瑟矣該營兵馬雖稍不及山東毛兵二營之勁而中多

南汝伊雒間人則亦毛兵之倫也在津訓練漸已經年亦能明步伐而習技擊修戈矛而賦同讐矣臣已行令整頓兵馬衣械與山東毛兵二營絡繹同發直達兗府壯犄角之先聲懾白蓮之妖魄胥攸賴焉總之未奉明旨之先臣不敢多發以蹈喜事之嫌既奉明旨之後臣又不敢少發以貽縮步之誚此臣區區之本懷也至于三營兵餉原在津門月支一兩五錢今歷過七月一月尚未支也又當費糧三閱月極為省約計此二千之衆

又非一萬五千金不可並前所請山東毛兵二營餉銀
臣俱一面於各項名買募兵銀內那借給發用適其行
伏祈勅下兵部戶部亟為覆議補給各歸正項

男際有按蓮妖徐鴻儒之起鄒勝也山左徵津兵會
謀盪勦先君蒐卒簡乘師出在途而妖黨于弘志起
武邑事出倉卒勢張甚景州告急後軍守備董世賢
移兵殲之俘斬四千有奇賊平而保撫之兵始至及
抵兗參將劉永昌屢戰奏捷而手擒賊首徐鴻儒者
即疏中所稱從戎諸生來燕禧也初官軍屢血賊恃
妖法常自詭曰若欲勝吾除是天兵暨天津兵至不
三月而蕩平時以其言為讖云近見紀事本末曰景
州妖賊屯阜城武邑殺人祭旗聲言取景州焚掠四
十餘里官兵往捕之賊首于弘志策馬張弓飛舞而

來官兵斬之于馬下餘賊披靡四散并未言為何處
官兵而紀鄒滕之戰亦為疎漏又嘗見是時有撰李
忠文公神道碑則移其事于李公夫李公繼先君撫
津者也徵發之事既未與聞景武之捷纔履任一日
耳李公序先君撫津疏草亦載其事初未嘗自居也
附錄原序于左以備讀古者考鏡焉李公名邦華字
懋明江西
吉水人

附撫津疏草序

神廟御極之四十一年余待罪南牀與聞計吏時所
稱天下第一廉平則無若今少司徒畢公公先是業
以卓異著茲復冠羣辟人擬公節鉞彈指余欣慕執

鞭而公恬不為名高居久之再舉卓異乃徵入同伯
猶常調也會東方構難三韓不支翼翼神京屋瓦皆
震朝議以天津咽喉挽漕而屏蔽東海非開幕府宿
重兵不足戒衣袂推擇而使公始出建牙明年公以
勞勩晉貳司徒余方從田間來輒被命為公後益惴
惴不堪是懼而回首執鞭本懷未嘗不倚玉自慶也
津故河間屬璽書監司以下並隸紀綱乃草昧靡一
具公至立規模定章程闢戎伍繕舩水陸拮据月

不啻四十五日奏請絡繹於道壁壘井井屹然京東
雄鎮亡何廣寧陷榆關累棊羽書夕至旌旗朝發時
潰卒望塵奔獨公遣戍守官軍鼓行而東無却步者
以是測公節制云忽妖寇山左守臣乞津兵為助旨
再下公急鄰誼重悉精銳半萬以赴師出景武賊逆
前鋒躍瞬殲之而滕鄒之役不三月奏凱焉此秋毫
皆公力余雖與於會觀厥成而已蓋公沈毅天授無
鋒穎於貌精詳夙成無張皇於卒故運籌決勝機守處

女而應脫兔試讀撫津封事英畧遠猶令人應接不暇雖戎馬倥偬驚偵狎至然琴而愈密撼而彌定浩乎淵乎夫誰窺公深乎余才百不逮公而幸公典型在望步趨恐後一切率襲公舊偶所不安必決於公公亦披忱靡貳古稱蕭規曹隨猶意相先後耳何如余朝夕稟仰雖畫地印印泥哉雖然余於公實有嘿契者公勤誠體國雅意廉儉念封疆多故財用匱乏筭鑰惟嚴不辭程薪數米余亦抱杞憂惜錙銖經歲

度支弗及他鎮之百一殆與公不謀而合頃疏自陳
嗇狀援公為重公曰世方見少子顧避之耶余曰民
力竭矣將多多益善乎相視而笑今公殫精儲糈裁
浮覈侵所省大農金錢無算異時公功高廟社將什
伯撫津日而撫津其嚆矢矣余為公序疏草蓋倚公
同心聊鳴執鞭本懷竊附青雲耳若乃公之不朽則
有國史在

撫津事竣疏

奏為撫津事竣謹將收支錢糧數目造冊奏繳以祈聖
鑒事慨自遼左發難密勿焦勞臣以愚劣濫竽津撫始
臣之至津也以彈丸之城處咽喉之地外海內漕果稱
要害而諦閱武備則衰廢極矣津故置三衛雖列左右
二營皆春秋分班以供版築之役于備禦無當也惟葛
沽海防營舊有防倭兵二千以屯守為名而陸處無營
水處無舟旌旗戈甲強半朽敝臣竊鄭重簡書徬徨太
息朝夕拮据罔敢怠遑兵部原議津門召募水陸兵一

萬名該安家銀五萬兩原議買馬二千匹該馬價銀二萬四千兩嗣以遣兵援遼多發銀六千兩三次共發銀八萬兩又以萬人為率工部該發盔甲銀五萬兩衣裳器械銀三萬兩而以冬曾匱乏籲請甚艱一次發銀一萬四千七十兩又一次發銀二萬八千二百兩續是屢催不報竟成畫餅蓋兵工二部所給發以為津門軍興之費者止此矣視淮浙中州等處台募之需曾不及什之二三臣殫心籌畫刻意節費務求量入為出不恥數

米而炊如募兵原議給安家銀五兩臣惟於西塞諸將
招到家丁各如數給發其土著陸兵則減至二兩矣水
兵惟淮浙熟諳水性南兵各給以四兩其餘土著水兵
則亦減至二兩矣招募解驗臣不敢諉諸道府聽之將
領俱令中干等官招集赴臣一一自行簡閱以故安家
雖廉而未嘗以孱弱者雜之所省兵部銀兩至為不貲
計以招募至者凡得標兵營三千一百餘名正兵營一
千九百餘名鎮海前後奇三營水兵共四千三百餘名

以徵調至者凡得浙直水兵二千名淮揚水兵四千六百名江南水兵一千餘名山東營兵二千名河南前後營兵五千名又有毛兵營兵一千餘名則半係徵調半係招募者也無何浙直淮揚山東河南毛兵等營俱先後調發廣寧山海山東應援勦除而津門新集諸兵已盈水陸萬人之數亦庶幾成一隊之師矣獨是戰馬一項原議收買二千匹今乃僅及一千則以內地馬價騰湧而又苦無佳者勢必就宣大諸市口收買歲惟八九

月一次道里既遙鬻售不易一時誠難多得也臣又市物料於四方徵匠役於州縣就各寺廟開立四局以製軍器別設火藥自為一局以防水火所製腰刀三眼鎗攢竹鎗各以數千計威遠大礮以數十計火藥鉛子以數萬計鎖斧悶棍各以數百計勁弓利矢各以數千萬計一切器械之類俱臣親自估計製辦又檢出津門城樓舊械擇可用者亟為修理一時主客之兵各執一藝矣獨是鐵盔鐵甲僅造二百副有奇藤盔綿甲止造五

百副有奇則以所資工匠頗夥非可以倉卒辦耳此外
造沙船七十隻唬船二十隻營房三百間戰車十餘輛
雖覺取數甚少亦濟目前之絕大都隨事補葺矢竭心
力既務節省又求精好不敢苟且塞責亦不敢纖毫妄
費良為兵事殷繁國計匱乏上則大內之封樁下則小
民之膏血總屬艱難倍宜珍惜若錙銖取之而泥沙用
之有人心者宜宜出此斯臣幽獨所自矢也所惜時日
短淺智慮闇汶機緒未竟掛漏實多纔一拊心回首之

餘不勝瘵官溺職之媿誠所重為廩廩者矣茲臣叨轉
督餉逐一清算共計實用過兵部銀四萬四千四百四
十九兩三錢實在銀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兩七錢實用
過工部銀三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兩九錢實在銀九千
六百三十三兩一錢一併交與新任撫臣李邦華經營
復念錢糧支放最宜清楚茲謹造冊奏繳仍移送部科
一切支銷指掌可明矣顧臣竊有請者津門營伍漸成
馬匹船隻尚少目前急買戰馬一千匹便須用銀一萬

二千兩急造沙唬戰船一百隻便須用銀二三萬兩若夫一切器械不惟新集水陸之衆需以簡練抑且寄寓徵發之師無不仰給邇來徵調肆出絡繹關領已惴惴有不贍之憂矣又兵士不可以袒裼而當鋒鏑之衝則盔甲萬副之製於用殊切於費尤奢又由津門以抵山海沿海一帶烽墩緣係流沙難以修築多設木樓臣查核舊跡什九傾圮而以錢糧無措坐成廢格恐亦未可視為末務也總計工部尚欠衣裝器械銀四萬五千兩

伏祈勅發新任撫臣則津門之軍興有賴矣

恭謝天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伏念臣猥惟斗筭濫膺節鉞津門設險當水陸之要衝瀛海建牙實咽喉之重地簡卒蒐乘經年拮据僅成一旅之師儲器造舟匝歲勸麤足萬人之用謹奉三方之布置詎知九牧之無成顧瞻犄角一隅已失廣寧左臂亡羊思補剝床切膚之災謂何汗馬不遑鼎足犬牙之勢安在疆圉綢繆之計未舉二三

朝廷任使之恩寧酬萬一自當席藁以待罪詎思得隴而序遷忽奉明綸晉司督餉擢居版部兼領蘭臺以錢穀贍軍興六師飢飽倚命以紀綱資彈壓十道吏民稟成閩命驚惶控辭戰慄毫無矯飾總出真誠豈期聖恩不蒙鑒允當此山海十萬衆嗷嗷待哺之日豈是臣子再三瀆悠悠自便之時臣謹于五月之二十一日抵任受事矣緬惟平遠敵愾之際莫若儲粟餽餉為先自變起三韓而禍延九有歷時已經五載所費何止萬千名

買截漕羣策無遺於會計陸輓水運人力畢舉於轉輸
無奈鯨波之蒼茫兼以牛車之疲憊何以使廩盈而庾
羨劈畫實艱何以使食足而兵強經營不易劉晏之理
財淮南有意效之蕭何之轉餉關中恐不逮也況前督
餉部臣三歲之精心料理事事良規近覩巡餉按臣四
款之極意條陳言言石畫定額可杜濫觴之弊兼支可
免玉粒之嗟臣敢不俯竭庸愚仰酬知遇奉廟廊之德
意遵耆碩之謨謀軍儲外供壯投石超距之銳氣民財

內阜蘇沈泉獲薪之憚人矢志詰戎豈容嫌於米鹽凌
雜投醪饗士還干澤于大內封椿

廉將茹苦疏

題為廉將茹苦倍常伏法推情可憫懇乞聖明照察覆
訊未減以平政刑以彰激勸事竊照為將之道莫貴於
勇往直前而御將之道惟在於執法不二粵自遼左淪
亡逃將接踵大傷國體且挫士氣有識之士無不切齒
腐心亟欲按劍伸法以明紀律然有素行廉潔天心忠

義本非逃而類於逃無死法而罹於法者尤當察其情而原其心則近日管大藩之事是也大藩原以徐州世職指揮獲登武闈甲科先是泰昌元年以浙江實授參將奉調援遼天啟元年春經畧袁應泰令率浙兵二千前往鎮江已達登州毋璣等島會遼陽失陷兵部覆准回津防守時臣適有撫津之役逮七月內三岔告急遼撫王化貞移咨於臣索大藩一營臣發兵疏具在可覆按也繼入廣寧遼撫促往鎮江策應毛帥大藩又復鼓

柰時值八月秋高風厲覆溺逃亡其隨大藩赴鮮者僅
八百餘人而途撫所差齋糧都司莊夢龍並銀四千兩
亦俱化為烏有矣及十月間大藩抵鮮駐彌串堡與毛
帥為犄角依山為守冬月極寒士多凍仆每月止借鮮
米百石每兵日僅四合此外衣裝鹽菜之類一毫無辦
自十月以抵七月共借鮮米九百四十石又借監軍副
使梁之垣銀五百兩每兵不及一金夫飢寒切身雖慈
父不能保其子各兵之以討糧為名而相率內嚮者亦

人情也大藩此時仍當中明約束堅守信地乃以各兵潰歸亦以追兵為名相從赴津此則不能無罪惟是多命攸關宿飽無期是則大藩所遭之不幸而非甘心掉臂者也及抵津而臣以大義責之撫臣李邦華亦以大義責之撫臣初議以該營中軍楊應鼎率其師往而委都司僉書文士銘監之大藩謝事聽參又令餉道錢士晉親詣大沽議給兵餉祇以庫藏空虛不能盡補積欠之數於是各兵嗷嗷有詞備述忍飢裂膚之狀堅不肯

受然未嘗鼓譟也已而餉道回津益知領兵渡海非大藩不可津撫再申軍令臣亦憊懃戒行及大藩往而兵帖然奮臂一招誓同生死我給餉銀斷自三月為始至九月止則所節省尚不貲也而遐觀逖聽者不察其詳輒云逼索津餉則不惟大藩寬而津門亦寬矣海上風波入九月後三老長年使自裹足大藩率兵再發實以九月二十三日中途阻風屆十月十二日纔抵登州廟島朔颼凜栗異颺時作竟守凍皇城島矣隆冬非航海

之時守凍非駐足之地祇緣文士銘垂涎主帥投揭交
構遂有逗遛之參惜哉由前而論原為飢兵逃歸大藩
追隨似與真逃者異由後而論原為寒冬守凍待時而
發又與逗遛者異不意風聞騰播連被重劾明旨森凜
分宜祇承臣亦未敢輕為竇陳續見登撫再疏大藩聞
風前行圖功自贖奉旨果有圖功求生情節奏請定奪
是聖明亦若哀而憐之矣近復報大藩於三月之七日
再至彌申堡已具文報毛帥訖至二十一日而文士銘

持登撫牌至各兵委士銘代管當於彌串堡巴山地方
將兵船十六隻兵四百五十六員名事故銀一千二十
兩俱交代明白大藩赴登州投審繫獄嗚呼鎮江岸上
近日往來輟跡多矣初時人皆以為絕海窮荒寧死勿
往大藩自津入遼自遼入鮮蹈險最先勇超諸弁且其
一塵不染深得士心在鮮日久涉歷寒冬僵尸相屬人
無異志糧糗不繼枵腹荷戈此等苦態要皆他人所無
即其擅歸有罪而其終年無餉亦微可原即其征進無

功而其九月戍守亦殊可錄秋深再往中途守凍竊謂
大藩無死法也即津撫李邦華雖曾疏參每與臣言輒
為咨嗟歎息未嘗不稱其廉而悲其苦大藩而斬其餘
逗遛縮朒不肯出海洋一步者何以待之且其入遼以
來兩年之間千辛萬苦一官數載甘同積薪而今反懼
重典恐為廉將之戒而墮壯士之心人何勸焉臣昔待
罪撫津曾與發遣之役嗣是由遼入鮮海面寥濶鱗鴻
杳絕比至去年五月始聞毛帥之耗孤軍乏糧臣即連

具塘報謀為運餉接濟毛帥並濟大藩乃餉尚未至而大藩歸矣緣係津門之官絕域途遙未能照管而登萊及監軍道臣又未免秦越視之釀成此禍此則臣之罪也日來方寸展轉不寧臣雖不殺大藩大藩實由臣而死矣夫死生之際誰不傷心動念日奉臬示之旨論者以為大藩必挺而走險即兵部覆疏亦慮其甘心為中行說以逆顏行而今已抵朝鮮從容赴逮甚至事故錢糧千有餘金交割明白不肯絲毫少染一腔忠義我可矢

天日當斯世而求忠廉之將如大藩其人者豈易得哉
聞登州總兵沈有容海外相遇執手慟哭有容素號昂
藏丈夫則大藩之非齷齪庸將斷可知矣今即不敢遽
為解網求生以撓三尺之法亦不敢復求戴罪立功以
蹈脫卸之局但祈勅下兵部行令登撫解至京師仍令
法司調取一切案卷從公審問務使情符於法法協於
律或從謫戍或議拔黃以明正其不守信地之罪而姑
賞其一死以存公道以示風勵毋使忠廉之將含冤抱

恨以干天地之和則所裨於軍紀士氣者非淺鮮矣臣
一腔孤憤越俎多言天理良心不能自己知我罪我總
在所弗計也奉旨據奏管大藩情有可原且已自歸就
逮亦知畏法著革了職發至沈有容處聽用立功如再
違玩仍行逮問

朝鮮情形疏

題為齋勅府佐還津朝鮮情形漸晰謹披陳委折以備
採擇事案照天啟二年臣當五月受事之初即有朝鮮

海運之役維時原任衛輝府推官孟養志曾蒙前經臣
袁應泰具題起用援遼無何廣寧陷沒本官聞毛文龍
請餉即願躬任轉輸輔都司黃胤思行矣又因廟議欲
給毛帥勅印旗牌仍欲發勅宣諭朝鮮而本官遂兼有
齎勅之役矣粵自二年七月發棹津門去冬黃都司回
登而本官以宣諭未竣留滯屬國今於六月之杪倏然
歸來齎有朝鮮回照印信咨文而後督餉宣諭二事始
獲完局該臣看得自有東事以來我中國之信使絡繹

朝鮮而朝鮮亦待之甚恭禮之甚厚於是有視為竒貨而恣其需索者有狃為文弱而肆其凌轢者朝鮮君臣積久不堪浸假生厭故孟推官之齋勅赴鮮也毛帥輒尼其行力主代齋而孟推官亦欣然從之此自體郵屬國砥礪好修不欲令彼以此須宴饗之儀沾沾見德色於我者也及差官任國輔應時秦齋勅抵開城而前王李瑄堅持舊例阻止中途必欲令孟推官親齋而後開讀斯亦忠順一念不欲苟且完事以獲戾於天朝者但

孟推官因見毛帥先經具題故成議有難於中變而代齋仍執夫初約涉冬歷春徘徊殷栗鳳山之間竟未成行比至二月而李琿稱病不復視事三月而李侗奄有海邦矣濡滯經時良有以也李侗立後欲反李琿之所為至指以久不受勅為李琿罪狀亟催代齋而孟推官尚羈鳳山亦以屬國新經易主既當借以偵探情實又欲因而激發忠赤據所稱述問荅侃侃數語殊關名義又不旬日而促歸裝孤臣萬里獨力撐持只索如此斯

亦庶幾可稱不辱君命者矣此並推官齋勅往來始末之情也迺若彼國易主之詳則亦有可得而言者李瑄原以前王李暉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侗其親姪也馳馬試劍謀勇著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瑄左右用事掌管筆札之役入春因見李瑄有疾遂令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五百人調赴東京防禦又密約繼祖母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為號李侗率李貴等以救火為名領兵入宮綁

縛李瑄投烈焰中并其世子宮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
行殺戮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遂令王大妃下
教國中云昭聖貞懿王大妃若曰天生蒸民樹之后辟
蓋欲序彝倫立經紀上奉宗廟下安黎庶也宣祖大王
不幸無嫡嗣因一時之權越長幼之序以光海為儲貳
既在東宮失德彰著宣祖晚節頗有悔恨及至嗣位之
初反逆悖理固有紀極姑舉其大者予雖不德然受天
子之誥命為先王之配體母儀一國積有年載夫為宣

廟子也者不得不以子為母而光海聽信讒賊自生猜
隙刑戮我父母魚肉我宗族懷中孺子奪而殺之幽閉
困辱無復人理是乃逞憾於先王又何有未亡人至若
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擗殺庶母屢起大獄毒痛無辜撤
民家數千區初建兩闕土木之役十年未已先朝者舊
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逢惡縱吏之徒是崇是信政以
賄成昏墨盈朝輦金市官有同駟儉賦役繁重誅求無
藝民不堪命嗷嗷塗炭宗社之危若綴旒然不惟是也

我國服事天朝二百餘載義即君臣恩猶父子壬辰再造之恩萬世不可忘也先王臨御四十年至誠事大平生未嘗向西而坐光海背義忘德罔畏天命陰懷二心已未之役密教帥臣觀變向背卒致全師投北流醜四海皇使來臨托故久滯皇物屢降無意濟師痛心疾首胡可勝言夫滅天理斃人倫上以得罪於皇朝下以結怨於萬姓罪惡至此其何軍國子民居祖宗之天位奉廟社之神靈乎茲以廢之綾陽君侖宣祖大王之孫定

遠君瑋第一子也聰明仁義有非常之表宣祖竒愛之
養於宮中命名之義厥有徵音憑几之際握手唏噓屬
意深重異於諸孫今者奮發大義討平昏亂脫于幽辱
復予位號倫紀得正宗社再安功德甚茂神人所歸可
即大位以繼宣祖大王之後冊夫人韓氏為王妃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是日李侗遂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
守臣朴華并鴨綠江邊臣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接
引戕遼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中國者也李貴今

為李倬親臣日侍其側而又用宿將張晚為總兵以守
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為本國都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
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以併力遇敵為恭而
以縟儀款客為恭今我正不以縟儀為恭而專以協勦
為恭以故接伴各官其禮貌亦殷勤如昨而館穀漸不
逮疇昔矣李瑄之事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身被
倭難者皆所樂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
億頗繁國人苦之今春偃卧日久有以為真病者有謂

知禍之將及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免也此臣喚集差官任國輔等反覆查問而得其大槩如此近聞李侗請封之使業已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匍匐闕下矣臣竊以為李侗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侗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為李昞之孫李暉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仁假義國中臣民率多歸嚮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驚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

逆之顯迹未著享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教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為念以協力助兵為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侗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過糴總之毛帥近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宣州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君父大倫炳若日星

亂臣賊子宜加斧鑕既遣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音驟
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不可
遽封者一也李瑄之事天朝也甚謹既助兵於四路進
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之日其有功於天朝也甚
鉅彼國教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也若中國不
為一言昭雪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於地下是
不可遽封者二也李侗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天朝
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巨測據其公移咨文雖稱權

署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未嘗辭尊
居卑拱聽冊封誠恐別有肺腸遽難方物大慮覘風觀
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
治其擅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以封爵之
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封使至止收表箋一切方物
姑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順齋明旨詰問要見李璉是
否當誅李倬果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
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助勦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操

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
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查
勘區處夫官卑則不足以示重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
有褻於國體似未為得策也至於以後中國之使其以
公務入朝鮮者寧稀勿數寧簡勿繁仍令謝絕一切交
際毋得黷貨致輕中華此尤喫緊要著亟宜申飭者也

此疏採入從信錄諸書中流傳朝鮮頃朝鮮嗣王因
纂修明史具疏為其前王力辯且指此疏謂非事實
然先君當日所據以入告者使臣之言而使臣
則得之其國人之口也康熙乙丑際有附紀

患病祈休疏

奏為主恩未報臣病已深懇祈俯准休致以重餉務以
全餘生事竊惟君臣大義比於天冠地履而無所逃臣
子致身肇於策名委質而不可渝臣雖不肖蓋稔聞之
顧事君致身必其耳目精明手足強健而後可以為服
采服勞之地若果身之病矣致於何有此而不思以義
自裁是為尸素為貪戀而罪乃滋甚矣臣嚴狠以篤鈍
竊祿中外三十餘年終鮮樹立粵自皇考擢陞罔御嗣

值聖明簡任津撫濫竽今職備員御貳高厚未酬膚髮
何辭但臣稟賦素弱原有痰火虛怯之症兼以馳驅邊
徼俱屬戎馬倥傯之場精力耗於簿書肢體憊於奔走
所從來久矣嗣是于役津門壁壘草初殫心從事不啻
嘔血及督餉務關鮮並急百憂叢集以致宿疾頓增齒
髮非故眩暈怔忡時作時止顧一念犬馬戀主之心猶
未敢遽言乞身也乃至今日而臣病益深矣津門素稱
卑濕連年更遭霖潦臣自天啟元年五月抵津維時衙

宇未備寄居衛署除正堂外止有寢室數椽不蔽風雨
湫隘蒸濕臣實棲息其中鞅掌於內是年夏秋之間足
膝浮腫皮膚麻木臣服燥濕搜風等藥數月良已屆於
二年夏秋而浮腫麻木亦如之厥勢增劇服藥愈夥而
後稍稍見效逮於今年夏秋以來不惟浮腫麻木已也
下體遍生毒瘡膿血備極淋漓頭目岑岑而作惡飲食
喀喀而欲吐醫療多術內外兼攻時將昶寒終無起色
臣始猶竭蹶水次巡閱糧艘而今且不能出門戶矣始

尚臨莅聽事延見僚屬而今且不能著襪履矣瘡勢蔓延皮膚潰爛一股之大臃腫如腰一步之移重墜如石雖運務之遲滯為驚而文移之批荅未廢然而疾痛呻吟僵卧一室支離委頓瘵曠百端殊有跼蹐倍萬不寧者詢之醫人張應清等僉稱濕熱為祟深入膏肓氣血受傷漸成沈痼若不謝事靜攝必且終為廢人夫督餉何官是關鮮三軍所恃以寄命者也督餉何事是遼餉百萬所賴以輸輓者也今歲運額雖將就緒明歲運務

又當經始一切截漕召買修船建廠等項諸事如蝟即
以精明強健之身當之猶懼日不暇給而況加之病困
重以杜門誰為料理何敢坐視若再因循荏苒不蚤亟
求賜玦則所誤於一身性命者小而所誤於國家封疆
者大是微臣之所大懼也用是披瀝控陳一字非飾伏
祈鑒臣病患甚真甚危准臣休致回籍別選才賢代臣
督餉或照近日廟議歸併撫臣加銜兼攝則微臣得安
於醫藥或殘喘之可延而運務免致於廢閣亦軍需之

有濟矣奉旨畢自巖久莅重鎮餉務著勞何得遽爾請
告著照舊供職

懋賞難承疏

奏為平妖無功懋賞難承懇祈俯容辭免恩命以昭分
義事案照兵部題覆為妖寇蕩平已久軍功查勘復明
謹據實奏聞乞勅照例敘錄事奉旨東省妖寇蕩平文
武各官協心奮力共奏成功朕心嘉悅畢自巖張鳳翔
李邦華俟直隸勘功疏至并從優敘欽此近兵部又題

覆前事奉旨畿輔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著
勞績朕心嘉悅畢自嚴陞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賞
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欽此竊照臣前承乏撫津原以
軍旅為職則張皇六師固將為戡亂資也發兵策應原
因王命調遣則同舟共濟亦非為希賞地也維時禍已
中於腹心患實深於桑梓奉有明旨發兵五千於是將
領擇謀勇者兵馬選驍健者器械遴堅好者傾左庫之
蓄襄三月之糧而又以才望道臣監之旬日拮据寢食

都廢然皆臣之職也臣之分也即成敗利鈍亦不暇預料也逮烝徒在道而脩報廣川之妖亂移師問罪而旋見潢池之蕩平斯則變出倉卒捷報俄頃匪臣意想之所及矣繼而旌旗東指主客協勦馴致鄒滕底定洙泗廓清是乃宗廟社稷之靈實式憑之而道將士卒戮力整旅之勞破斧缺斨之苦亦誠有足念者臣以款啟量移督餉既飽繫於津門未奔走於行間其敢以徵發之微勞而冒軍功之上賞乎亂民無知不啻赤子之入井

師旅所加堪憐玉石之俱焚其敢以中原之異變而蒙
出格之寵渥乎且鄒滕之役東撫身居鋒鏑之中運籌
決策百倍焦勞津門將吏胥稟成焉其波及津門者皆
東撫之餘也景武之役津撫之號令方新而保撫之調
度得宜此其平妖偉績無不超出臣上者三撫優敘誰
曰不然臣實碌碌因人冉冉易位而可自為功乎臣幼
讀詩書聞古之人臣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
者心竊慕之願以為法今東征之道將偏裨俱已加級

受賞揆臣當日誓師之初心不啻慊矣若臣事無加於
職業之外而驟膺異數之駢蕃足未側於壁壘之間而
輒沐恩波之浩蕩所謂賞加於無勞榮逾於始願將今
當之驚神而望之卻步矣況右臺乃風紀之峻秩揣涼
德何以堪佐計雖督餉之宿銜轉左階而中凜目今餽
餉方殷本折匱乏臣方深抱溺職之媿而又何容兼官
為也至於命服輝煌恐貽不衷之誚兼金鄭重祇懷多
取之羞因憶春月榆關大賚樞相推廣皇仁猥以餉務

相關匪頌及臣樞相先已具疏總謝微臣未便矯異具
辭迄今蟒段一端帑金三鑑長扁筥篋未啟緘滕當此
財用匱絀之時似當一體繳還所謂省一分亦足助軍
國一分之用者也為此愕眙無措螻蟻陳辭伏祈皇上
鑒臣微誠收回成命庶清朝無濫加之寵而微臣罔貪
天之功即彤弓大典亦若增而光矣奉旨畢自嚴督餉
平妖並著勞績敕賚已有成命不准辭

兵餉重任疏

奏為兵餉重任綿力難兼懇祈俯准辭免歸併以安愚
分事臣接邸報見天津巡撫新陞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一本為驚聞新命等事奉旨李邦華既簡任卿貳著遵
旨即來供職不得推辭巡撫事務既議歸併著督餉官
兼管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以愚劣濫竽任版馳驅中
外三十餘年即頃待臯津門先甲兵而後錢穀嘔心血
而疲筋力亦已三年所矣以積勞善病之軀處瀕海卑
濕之地致令脾胃損傷足膝浮腫前九月內曾經具疏

請告未荷允從。黽勉供職，每虞瘵曠。擬俟今歲運務奏繳事竣，再申前請。況茲巡撫重任，克詰戎兵，拱護神京，犄角關門，而可以孑身弱植，謬為兼攝者乎？臣無左宜右有之才，而濫治兵轉餉之寄。一聞新命，五內飲冰。且臣昔之司兵也，蒐卒簡乘，而力惟覺其不足；即臣今之司餉也，手畫心計，而力未見其有餘。今臣猶然故吾也，非昔愚而今明，昔弱而今強也。而何以兼攝也？譬之虺羸之夫，而令其一舉百鈞，駑駘之足，而責其一日千里。

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誠恐顧此失彼掛一漏萬將汰冗節浮之利小而鹵莽叢脞之患大矣且年來計曹匱乏每憂新餉弗繼向也臣與津撫庖祝各司呼籲同情猶僅僅以支眉然常惴惴而虞瓶罄近聞津兵月餉自十月起俱未給發今若歸併於臣既索運脚又索兵餉一切呼號陳乞之情必且視前愈急愈苦人既厭其唐突已亦羞其聒絮究且力薄言輕接濟弗前祇以重徵臣之罪案而速其顛躓耳近見有條議津門事宜者似

督餉津撫本同為贅旒之官而合併擔當已別得瑰璋
之彥即臣饒有兼才而肩承局外尚懷攬權妨賢之羞
況臣實無微長而尸素局中益滋折足覆餗之懼矣伏
祈聖明俯賜垂鑒准臣照舊止理餉運完其本等職掌
其巡撫事務別選才具優長者屬之則小器得免於傾
覆而重任可賴以助勦矣奉旨兵餉允宜歸併畢自嚴
才足勝任不必辭

津庫已匱疏

題為津庫已匱益匱轉餉千難萬難懇祈勅部加意接濟乘時料理並蚤罷斥微臣以無誤軍需事竊照津門之糧餉非為津門用也而實以供榆關之士馬即明歲之餉運又非自明歲始也而必先資今歲之措處稽查舊案前任餉臣無不隔歲講求先期營辦所從來者舊矣今歲部發新餉銀兩自上年十二月起至今年十一月止共僅得銀二十五萬而臣發過解運糧料一十二萬三千餘石發過關運糧料一百七萬二千餘石解運

每石脚價四錢二分該銀五萬餘兩關運在南海口交卸每石脚價二錢一分五釐其運至關外自芝麻灣以至覺華寧遠遞加至二錢六分通融計算該銀二十五萬餘兩二項共該銀三十餘萬兩而臣僅用二十五萬兩又就中買運新豆數萬石買運鮮布二萬疋買蓆數十萬片買葦數萬束又各衙門廩費工食及各運官廩糧俱在其內發銀若彼用銀若此臣非能神運而鬼輸也臣與司道悉心酌議磨勘卷冊不避怨勞故於一切

津淮船戶除其底價扣其預支清其掛欠悉作實數往時黃緣濶冒之弊釐剔殆盡政如貧人負債力不能償聊檢舊券以相抵塞而已至存留下脚舊例止扣十分之一後因部銀不繼艤舟待發官船銀多有扣至二分三分者民船銀多有扣至三分四分者政如貧人市物手無現錢姑為賒借以充日用而已下脚初扣之時許以運回給發運回無銀再許年終給發而今又屆期矣即今應領下脚尚欠一萬三千餘金日久未發擁門告

討皆以臣為失信昔年海運利鉅人多競趨今歲咸謂
扣算過刻漸有離心民船尤多掉臂不顧失今不給明
歲號名誰其應之且也今歲發運愆期秋深不息颶風
肆虐漂失孔多兼南海口礁石巉巖不便泊舟觸之立
碎並鮮運往回失風者總計已踰百船之外舊例應於
今冬發銀朋造抵補每船二三百金約用銀二萬兩又
前任餉臣每歲例造新船百隻天啟二年臣受事後偶
以糧運漸減停止未造迄今關運鮮運道里愈遙糧料

愈夥近議仍造新船百隻又該銀三萬兩而以津庫如洗束手無措亦徒切望洋之歎而已矣然猶係新船也乃若津淮舊船海運經年風雨之所摧殘波浪之所衝擊船艘敝漏什物缺少入春必須大加修艚方可嘗試於不測之淵舊例論船大小每船預支二三十金以至四五十金俱於年終給發今各船戶告討頻仍臣無以應迄今新船未造舊船未修轉盼春和關解待哺其能不脛而走乎天啟四年該運料豆四十三萬津門雖有

舊豆五萬成色不登難充關鮮之用其真保河新派買三十萬因無豆價尚在未定之天惟有津門自買八萬臣與司道府廳竭履從事豆新價廉用待春首開運之需乃那湊收買未及三萬而津庫懸罄矣即今春月有銀可買尚慮豆價日騰而緩急無濟也況未必有銀哉每念及此而臣心欲碎矣頃自數月以來移咨再四呼籲頻煩而內部止發銀二萬兩尚未到津臣將何法搜括何道補葺以結今歲之局而開明歲之端耶部咨每

稱外解稍裕再行湊發接濟第不知外解充裕當在何
年何日也烏兔飛馳河清難俟若非仰仗天語叮嚀委
曲那借速賜照數給發而徒以此須關其口所誤於軍
興者豈其微哉嗚呼今天下督撫之帶銜部院者多矣
然未有備員於六卿之堂而經營於郡國之間者有之
自臣督餉衙門始昔年倭亂則有張養蒙之拮据近歲
遼難則有李長庚之劬勩而臣猥以謏劣貂續其後雖
賢愚不同而名銜弗異也良以兵餉一節三軍命脈所

關故以部堂益之重其事也上而大司農即其僚案下而諸司官即其屬吏庶幾其體隆其權尊呼吸通而接應捷可以展布四體而不致僨國家之事詎至於今而有大謬不然者案查天啟元年内部移咨前任餉臣內稱遼軍遠馬性命呼吸安危全在督餉之一身總計一年應費若干銀兩本部分四季解發督餉衙門一聽便宜行事再勿逐事題請以致部覆參差亦勿零星取銀以致部發稽遲而前任餉臣尚謙讓未遑也戶部又嘗

題議津門應用折色每歲當在二百萬外三百萬內其
建議如此雖前任餉臣加意節嗇未嘗妄費然伸縮自
如而襟肘可免矣今以本部之大臣而仰新餉司官之
鼻息每草一疏陳一議不憚千言萬語嘔心瀝血以求
一當乃司官一言駁之而有餘矣夫其覆議而駁之也
猶在行止從違之間也甚且真之高閣矣或遲迴數月
而後具覆或終於不覆而僅以咨應矣臣雖謏劣亦知
國課民膏百倍艱難程薪數米萬分慎茲而困頓齟齬

寸步難前既曠廢於職業將移禍於封疆是微臣之德望不逮前賢無以取信於人也非督餉之累臣臣負督餉不能克舉其職也今榆關以餉運不繼則責望於臣船戶以腳價不發則怨讟於臣津門司道以買運糧不敷則又交相控告於臣臣累移咨削牘以煩聒於內部而不可得則又恐以唐突厭臣然則臣亦厚顏矣先事而呼見謂無疾之呻吟臨期而陳已成剝膚之瘡痂時勢至此千難萬難今惟仰丐聖明亟罷微臣治以溺職

之罪而別選海內名賢以膺斯任則夙望之感召必且
聞風而響應巨才之揮霍必且徒手而餉足斯實巖疆
之厚幸軍國之至計也臣得追戾於負乘而逃刑於司
敗即永跼伏草野所至快矣奉旨糧餉緊急內外部當
同心共濟毋致偏累這所奏著該部措處接濟以應急
需卿任事焦勞還加意料理不必辭

到任謝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伏念臣生本迂儒未嫻軍旅才疎會

計靡裨疆場荷盛朝特達之知莅津海多艱之地百事
繇於草創何啻捉襟露肘之窮一帆緊接溟壖不勝浪
馬濤戈之懼而臣自鞭駑鈍勉矢血誠蒐乘飭戎冀振
貔貅之勢惜陰刻日終媿鎖鑰之功稍展寸長倏踰一
載即招集騎步薄有可觀而整頓鞅轡猶多未備幸朴
誠信於士伍可徐酬分閫之恩乃聖慮篤於軍儲忽驟
拜度支之命顧臣窮陋再試殷繁當計曹仰屋之時值
河西失守之後颶風時作波臣之飛渡維艱霖雨相仍

露積之益蔽乏策海輪繼以陸輓猶虞庚癸頻呼遼艘
載駕鮮航安得要荒並濟經營宵旦大懼債轅再易星
霜尚茂底績乃緣徵發微勤猥蒙浩蕩洪慈特晉憲職
之崇載荷匪頒之渥捐糜莫報並益難名更因津撫之
議裁復奉兼攝之新旨遞任尚嫌於見短并承豈裕於
兼長雖廟堂憐老馬之識途欲使駕輕就熟而微臣懷
襪線之陋質烏能綆短汲深成命儼臨疏辭未允蓄艾
已羞往事莫道讐尤履冰倍悚來茲彌深跼蹐敢不練

三津之戎馬使之動可戰而靜可防務期足兩地之飽騰勿令發不時而呼不應謹捍禦於海澨必使島嶼澄波圖接濟於巖關用寬聖明旰食而臣又念國家丁三空四盡之日既圖省費以省官則微臣當陳力就列之餘豈容兼任而兼餼貳卿之厚費猶自覲顏鎮撫之供張槩行裁節至於原設之衙署改充武庫之序儲居肆鳩工庶盡懲咎窳之弊日省月試期克壯組練之容斯又臣惓惓有懷所為自靖自勵者也

地震陳言疏

題為畿輔再經地震災變異常可駭懇祈上下交儆亟
修實政以圖消彌以凝休命事該臣看得積陰為地地
道主靜萬物之本原羣生之根苑也以靜為常以動為
變震則失常是為越陰之職而干陽政厥變大矣故春
秋地震必書誠重其事也閭之占候家云地震動微禍
小動巨禍大動在一隅應在一隅動在千里應在千里
今之震也未嘗倒塌房屋壓傷人命固與巨動稍殊然

嘉平之十三僅一朝而震盪者數四新正之五日未彌
月而震動者再形即境外遐方不及盡知然瀛海十餘
城之州邑申報畧同想燕趙千餘里之提封災祥靡異
矣微臣觸目陰陽之外戾因縱觀時事之艱危豈容無
說而處此東則聲罪致討攔然思逞西則陽順陰逆狡
焉難憑則可虞在邊境遼餉加派無異一兔而兩剝其
皮在官雖徵其所不得不徵在民實應其所必不能應
則可虞在窮民左截空匱而沿邊之兵餉不能時給即

最急如榆關亦以海運暫停轉輸靡繼每懼裸體脫巾之呼或出風餐露宿之旅則可虞在卒伍軍興方殷飛鳥輓粟固不容已然瀚海風濤而長年三老每葬身魚腹之中即竭蹶芻牧而重斲繭足多困踣輪蹄之下誰非赤子而茹苦降割至此極也則可虞又在運務凡此皆足兆異皆足鬱和臣嚴濫竽督餉承乏撫方值災異之洊臻思奉職之無狀匪直痛自修省不遑寧處仍當亟從罷斥以應咎徵者也竊惟我皇上御極以來乃聖

乃明克仁克孝郊與祀必親朝與講弗輟止輦受諫官
之言發帑紓巖疆之困仕路之登進不啻拔茅童奏之
批荅捷於流水亦既追蹤堯舜而比績唐虞矣顧明王
慎德雖纖微弗忽而臣子責難則箴規弗廢詩稱敬天
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蓋災異之來天所
以震懾人君而亦所以仁愛人君也人君應之以實則
震懾實為休祥酬之以文則仁愛終為譴責故天之鑒
下也洞見於幾微而君之回天也轉移於呼吸即今似

有不容不亟為修省者如煌煌綸綍間繇中旨之傳宣致令輔弼不得關其忠萬舉萬當而一誤則揀藥靡施將無故煬竈而滋猜嫌乎是內批當慎也如瑣瑣婦寺渥承延世之寵光致令樞筦不能守其法作威作福而一輕則勞臣解體將無嗟濫觴而叢指摘乎是恩澤宜節也乾坤之生才有限乃以骨骸之大僚而一言擯斥以道學之名儒而投老巖穴以批鱗之直臣而長伏草莽棄騏驥於伏櫪欵梗梓於斷溝將無失算乎是人才

宜惜也帝京之神氣宜張乃金吾之鍵橐總屬朝家之
扈蹕羽林之貌虎孰非王國之爪牙顧寄兵柄於貂璫
幾同伏戎於肘腋既靡大內之金錢且胎他日之隱禍
將無非計乎是內操宜罷也以上四者雖不足為聖德
之虧損而未必非白璧之微瑕雖不足干天地之和氣
而尚覺夫陽明之結轡伏望皇上體天心仁愛之意法
周詩敬天之箴亟圖修省次第舉行庶幾人心悅而天
意得陰陽和而災變消雖有坤維震動之失常無損堯

金少曰人三
卷五
天舜日之上理矣

積疴沈劇疏

奏為積疴沈劇萬難供職懇恩速賜休致以保餘生事
竊念臣嚴稟賦素羸才譎尤短濫竽仕版三十餘年自
知甚明無當世用憶在丁未值內艱而堅卧不起逮於
甲寅自河東而請告歸田初心直欲棲遲丘壑尋覓醫
藥以終餘齒已耳不意屢荷聖恩起臣藩臬役臣衝塞
感激圖報勉效馳驅嗣是叨陟同御量移津撫載擢督

餉適當遼瀋廣寧淪沒奔潰因念主憂臣辱何愛捐糜
頂踵此臣之心也亦臣之分也惟是微臣慙質癡腸從
來不肯偷自暇逸事必躬親而後無憾故於文移則逐
字檢閱兵馬則覲面點查糧料則親手磨算而元精忽
不覺其銷亡矣兼以肢體困於卑濕之侵蒸目力耗於
燈燭之薰灼心神枯於批答之冗繁而華滋忽不覺其
彫謝矣稔知國用匱乏既難時詘而舉羸無奈習俗羶
遂未免察淵而府怨風雨闔闢特造化之常獨微臣處

多凶多懼之地一風一雨皆足關心過靈霖彌日則慘然以愁惟恐津關糧料有露積浥爛者遇暴颶崇朝則慄然以憂惟恐關鮮舟航有汨沒海洋者往往中夜徬徨當食罷著有無多寡亦錢穀之常獨微臣當三空四盡之時思運務所需糧料草束不貨所需船隻買價運價亦不貨莫不仰給帑金取資國賦欲緘口不言則慮有誤封疆有負職掌欲頻煩陳乞則又轉喉觸忌啟齒批髻真是疾首腐心靡所控告凡此種種皆足以焚陰

陽之和而釀冰炭之感於是臣之疾疢日益底滯幽鬱
深入膏肓矣臣於去年九月間已曾具疏請告不蒙俞
允未敢瀆陳維時臣猶止於督理餉務病亦僅在足膝
間也近且承乏兼理兵餉自冬涉春竭廢料理宵旦經
營率至夜分衝寒冒雪寢食都廢以致中氣愈虛火邪
頓熾乘春一發揀藥難施內而眩暈怔忡轉覺五臟之
無主外而麻木痛楚堪虞四大之不仁雙眸赤腫盡置
案牘於高閣痰嗽嘔吐幾視飲食如寇讐百哀俱見諸

症叢生殆惴惴焉有性命之憂而岌岌乎懷首丘之慮矣目今春汛屆期則軍旅之震耀難弛海冰已泮則運艘之輸輓宜亟臣既卧疴闔戶寧免曠職瘵官撫孱軀以自憐睹簡書而增惕真有一日不能安於其心亦有一日不能安於其位者仰祈聖恩念臣病實委頓情非假托准臣休致回籍別選才賢任事臣自今以往儻不遽填溝壑則長林豐草之間無非銜德呼嵩之日矣奉旨兵餉重任倚賴正殷著照舊任事不准請告

地震頻仍疏

題為地震頻仍天心告戒謹據實奏聞懇祈聖明益勵
修省以弭災變事臣聞地道廣厚無所不容地道定寧
無所不載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脈曰理其神曰祇
開鴻濛之先窮窅冥之域而息沈默之鄉所從來久矣
一旦震動是謂以陰紀干陽政厥禍叵測往年震於魯
而蓮妖起震於蜀而播酋叛震於三韓而撫清遼瀋相
繼陷沒其應如響此皆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今且震

於金陵豐鎬之鄉震於江淮湯沐之地告災之疏踵至
然未有如今茲數百里之內十二月一震正月再震二
月三月又震震且數日地中轟然有聲居民房屋傾頽
婦子皇皇如山澤之駭麋狂走出避臣誠不覺魂搖而
神悸也又聞永平一帶震動尤甚室廬城堞坍塌無算
灤州樂亭沿海地方有開裂之地形有堆積之砂土平
地出水尺許居民不敢夜卧一切情狀駭人聽聞誠古
今異常之大變也臣嚴承之待臯餉撫乃視履咫尺之

城不百日而三四震臣安敢避瑣聒而不以災告乎竊
惟有災異則有感召有感召則有事應今瀛津數百里
內及沿海一帶皆臣統轄轉輸之地則皆臣罪戾之所
感召也請竟言之津海國也蛟宮蜃窟人所為望洋却
步者也今樓櫓涵天舳艫銜尾日驅一方民命以擲於
驚濤怒颶之中此其地利安乎否也津餉皆新餉也海
內所為竭澤而漁者也左輸關右輸鮮梯航無已耗敝
中原此其民情安乎否也津兵皆新兵也所為備神京

山海後勁之用者也年來調東交調薊門調關門足不
停而席不煖弱者踣於路強者竄於途今日壁壘幾空
猝有緩急將何以應此其兵力安乎否也津海地利兵
民無一得安其常而謂坤輿職載獨能循其寧靜之體
乎則不必因災異問事應而以事應台災異固昭昭不
爽矣臣至不肖誤蒙任使茲值異常災變雖日督率文
武將吏恐懼修省冀幸消弭而才不足以弘安攘誠不
足以昭感格所當亟為罷斥以謝天地之譴責者也維

我皇上紹祚以來敬天法祖靡有戲豫勤政視朝不自
暇逸然而時事愈棘天威滋至日變星祲相繼示警人
妖物怪層見叠出邇者風霾屢作雨澤愆期皇上方下
明詔嘉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圖挽回而地震又見告矣
以宅中定鼎之區而甍甍搖動是豈可以修省之空言
而回既怒之天心乎則臣願以修德之說進兢業常存
而佚遊宜戒也儉德維圖而賞賚宜節也啟沃當遜而
名對宜舉也以至深宮燕處葆精嗇神以培養無疆之

社尤不可不慎也凡此皆修德之屬也臣又願以修政之說進東事方熾而邊防無使弛也蓮妖已平而蚩愚無使擾也遼民久困而反側無使驚也以至名碩忠諫霽威賜環以慰蒼寰宇之望尤不可不蚤也凡此皆修政之屬也誠使德政交修朝夕乾惕法成湯之自責劾周宣之側身則天不能為災地不能為異震者弗失其寧而皇圖愈為鞏固矣不然以泄泄之君臣應天心之慶難則疆圉板蕩之禍已兆甸服震撼之中是可不為

之寒心哉先是河間地震臣正月間業已有疏具奏茲所陳者亦即前之餘唾臣聞李沆在宋日取水旱盜賊之事奏聞謂人主少年當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以臣薄劣何敢比擬於沆而目擊災異交錯隱不入告又沆之罪人也是用不避瑣聒而謬抒憂危之苦語以祈聖鑒惟聖明裁察

截漕賈戾疏

題為徵臣截漕賈戾謹束躬待罪事先是本年七月內

臣因關運糧額不敷請截漕十五萬石以抵東充逋欠之糧以補鮮運借貸之數候命兼旬始荷部覆止准截漕五萬而臣先因海船久候時不可失已預截漕糧十萬石發運行矣此見邸報踟躕無計額內者既不可短已運者又不可還於是入具題如以關餉緊急徑准作正開銷也惟命如以太倉殫匱扣算津門今冬帶運例截之數也亦惟命如亮臣之計無復之而俯及寬政也惟命如以臣為專擅截漕而重加譴責也亦惟命蓋臣

拊躬循省允之少而截之多夫亦自知罪也或扣算而
或開銷未敢以臆決也近見倉場督臣有疏極論改折
截漕之非內部亦有疏評駁續截五萬之糧莫不交口
責備於臣并及贊司餉道而又勒令運官仍將後截五
萬起運赴京不則以違旨參提追補臣乃跼蹐飲冰無
地自容惟是關解待哺之迫切明旨責成之森竦津倉
空匱之情形苟觀或不盡知微臣獨肩其苦敬披瀝於
聖明之前幸垂聽焉臣以菲才謬膺督餉簡書甚重供

億維繁查勅書內有勅內該載未盡者聽臣便宜區處之語又今年五月內奉有聖諭傳於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乏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誤軍機責有歸焉特諭此鮮運之數舊歲止十二萬今歲增至二十萬也又本年七月內樞相孫承宗有疏奉旨卿以廟算籌邊計畫自有周到其儲備糧料著餉部速行料理關門利害關天下安危樞計兩部及邊鎮各官著協

力急公共佐封疆大計毋或觀望致誤軍需此關運之數且欲增於一百二十萬之外斷不宜縮於一百二十萬之內也天語煌煌敢不欽承況關解兩地咸以同舟望臣又以大義責臣溺職瘵官臣實恥之無奈鮮運額該二十萬止有毛帥自請截漕十萬勢不得不那借關糧矣鮮運那借關糧七萬七千三百餘石而關運又不可少勢不得不求補內部矣東充召買二十萬原充關運但部覆糧本定價止十四萬議用二府三年加派銀

十二萬八千六百八十七兩二錢尚不敷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兩八錢即於四年逾餉湊補夫東交每米一石買價運價多近一兩有過之者通以一兩計算則三年見徵之銀止可買米十二萬有奇其餘無可措手俱待給四年新餉而四年新餉則夏秋方徵收抵冬始報完者也兼以天道亢旱為災東撫疏請蠲賑官民藉口不無觀望稽遲之繇實坐於此臣非不欲以白簡從事然舊例歲終參罰未有本年之糧至七八月即行查

參者也輸輓未至海運難稽臣復具疏截漕亦計畫無復之耳臣疏原云東充未到之糧即以十萬作明年應派數而於明年減派十萬蓋以四年新餉今已預支明歲雖有五年新餉必不能買足二十萬之數而運事更誤矣姑借截漕一著稍為通融以寬物力而便新運斯臣區區本懷也非厚桑梓而緩催科也又臣前五月內有關門兵馬愈增歲需糧料愈夥一疏亦請截漕部覆不允然覆疏內明稱若夫大舉有期調兵雲集糧料果

不足用計秋冬之際漕運方至此時量截數萬以濟緩
急未為不可第不得預定其數令後來執為成例耳今
大兵出塞抽調亦集則截漕數萬固內部之所素許而
非臣之輒為開端也臣前有請截之疏後有請罪之疏
一片癡心熱腸總為國家封疆起見此可矢之天日質
之公論而無媿者而今謂臣為擅截邀截譏臣為越俎
漕政且云視大倉為虛器視京軍為虛籍漕糧止供津
門之用夫截漕豈為津門用哉置榆關不言而直云津

門用之良可異也夫榆關之與京師一為門庭一為堂
與聚十數萬之師於榆關而使有絕糧枵腹之虞此等
利害又將誰為擔任也儻果重內輕外則精鎧利器京
師之捍衛也今何輦負以給關門俵解罔馬京師之上
駟也今何絡繹以應關門乃獨於漕米而靳之曰此京
軍之儲非關門之用而緩急不得相通也然與否也加
派新餉竭四海九州之供貯之京師初關門僅月支十
五萬近且加增至二十三萬而轉輸如故豈非兵馬

既增而兵餉亦當增耶豈其折色可加而本色獨不當
加耶倉場督臣之言曰七八月間津門糧料之價尚平
不圖召買而一意截漕臣所未解夫有召買則有糴本
試問內部曾給臣召買糴本否也夫運務之難久矣一
切匱乏窘迫之狀屢疏籲陳迄無有寓目者漕糧五萬
纔捐太倉百分之一二何督過之深也夫倉臣之在倉
言倉猶微臣之在餉言餉也倉臣惟恐京軍之不贍餉
臣惟慮闕鮮之不足設身而處易地皆然政不煩深訝

者也至大司農則合京邊通內外以成其大宜關鮮缺
餉獨不軫於衷而縈於慮乎如必欲治專擅截漕之罪
先須及臣勿累司道運官蓋贊司餉道之截漕俱聽臣
為政者也運官之截漕於津原出意想之外臣實使之
非有營謀鑽刺於其間也臣為鬚眉男子果有罪過固
當自作自受而敢諉咎他人乎臣循便宜區處之勅書
遵關鮮接濟之明旨奉以周旋固敢失墜但令運額粗
完無委君命於草莽即加以大譴大呵臣當欣然領受

無怨尤矣所願皇上亟行罷斥微臣削其職銜以為專擅截漕之戒儻皇上不亟罷臣臣以德薄言輕之人舉足搖手便有窒礙明歲運務必不能辦徒誤皇上封疆大事耳奉旨截漕事屬權宜部題總為國計還著從長酌議卿奏甚明著安心任事不必引咎

辭留憲疏

奏為留憲誤界綿劣難勝懇祈聖恩俯容辭免事天啟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奉旨畢自

嚴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念
臣疎庸一介遭際三朝筮仕神宗曾徧歷於藩臬承恩
皇考復洵擢於同鄉迨聖明御極之初年即登庸撫津
之重任嗣督遼餉問梯航於海濱旋議兼官併節鉞於
輸輓真楮小而懷大每履薄以臨深顧臣上之不能卷
甲厲兵恢全遼之土宇次之不能量沙聚米充巖塞之
軍實徒以本折浩繁呼籲頻聒中乾外竭蔑收效於飽
騰剝肉醫瘡祇貽憂於蒼赤捫心知罪無地自容幸寬

溺職之誅忽拜量移之命念留都為根本重地矧掌院
尤風紀要司激濁揚清鉅任未易稱也秉憲貞度涼德
何以堪之似此恩波實踰涯分況臣蚊負既久筋力全
衰馬齒漸增頭顱頓改蓋已嘗再騰乞骸之章未荷俯
俞庶從茲獲遂息肩之期寧宜竊祿伏冀收回成命俾
令歸田別簡才賢用充任使庶與人無維鵜在梁之譏
而微臣適折足覆餗之誚矣奉旨卑自嚴督餉著勞留
憲持茲簡畀著即赴任供職不准辭

辭留計疏

奏為留計重任薄劣難堪謹披漚悃誠辭免新命事臣
嚴猥以迂愚承乏留憲履任未及兩月當官媿乏寸長
茲乃謬蒙聖恩量移留計濫竽司徒比肩六御天高地
厚誠非臣捐糜頂踵所克報稱惟是留憲總持風紀職
在表帥臺綱與聞清議事猶約而易操留計典司錢穀
職在料理本折仰佐軍國責彌艱而難辦臣拊躬捫心
宜其眇焉薄劣之軀遽可陳力而就列乎又況比歲以

來軍旅倥偬供億殷繁南北殫竭閭閻凋瘵既無雨粟
點金之術將有捉襟露肘之憂此臣所為聞命飲冰跋
踏靡寧者也儻不度德量力冒昧忝竊以致速咎於身
貽戚於國罪莫大焉伏望皇上垂鑒下情收回成命容
臣仍守原官供職別選名賢以重邦計庶聖朝無溺職
之官而微臣追竊位之譏其恩波愈為浩蕩而銜戴愈
無津涯矣奉旨卿才望素隆留計重任特膺簡用著即
前赴供職不准辭

到任恭謝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伏念臣性本迂愚才尤謏劣歷官一十七任竊祿三十五年瘵曠滋深涓埃未報謝輸輓於津海方覩顏乎臺端出綸綍於北辰遽晉司乎邦計恩逾涯分慮切戰兢控陳原出悃誠聖慈未荷俞允臣遵奉明命謹於本年三月十五日前至本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到任管事訖獨念軍國方殷則錢穀之需用最急而中外告匱則大農之酌濟尤艱況留都倉庫

入之額原少而出之孔苦多兼比歲省直輸之北既多而供之南益少每東那而西補如割肉以醫瘡臣以疎庸膺茲重任慙無神運鬼輸之策矢循量入為出之經敢不愈勵寸心勉堅晚節惟勤惟慎祇竭狗馬之私任怨任勞務塞侵漁之竇斯臣所為盟心積慮以期仰酬聖恩高厚於萬一者也

請還楚賦疏

題為楚賦盡改黔餉留計毫未與聞庾蔽告空庾癸可

慮懇祈酌議撥還以重根本事竊照南都重地實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區一切文武官軍碁布星列莫不仰給臣部供億當年經費各有正額倉不借庫庫不貸倉北不需南南不輸北以一歲之入供一歲之出充然足用而不窮逮今疆圉多事摻括頻仍北解既急南供愈緩於是臣部倉庫勢且難支矣即以倉糧言之三年以前尚間可供數歲及臣抵任之後持籌而計一歲支放約七十萬石而各倉所積亦僅有此數則一歲而後是

立盡之勢也寧可不為之寒心哉臣嘗反覆推求各倉
匱乏之故大抵起於折色漸多本色漸少折色之留為
南用者漸少折色之借為北用者漸多先是戶部全折
萬曆四十六八兩年南糧以充遼餉維時臣部署部事
尚書黃克纘誦言其不可部覆未允猶曰兩年之後暫
借即還乃若全折楚省南糧二十六萬以充黔餉自天
啟元年始年復一年竟無程限俾二百餘年之正供一
朝遂成烏有而臣部毫不與聞此亦事之大可異者也

查臣部南糧上倉正米每歲額派僅五十八萬九千八百有奇而楚省額解二十六萬計居南糧十分之四是南糧額派之最多未有踰於楚省者也乃四十六八年既經改折助遼餉矣天啟元年以後又復改折以充黔餉然則臣部將何所賴藉以果四十八衛官軍之腹哉且也改折之後并未移會臣部臣部每歲按籍而索之楚楚率以故紙相視亦并不言原奉部文改折之故臣初受事稽考拖欠數多出於情理之外規為改解黔

餉又檢卷內並無北咨疑為楚省司府徑自權宜那借云爾及本年五月內准戶部咨為小民之溢賦難堪姦吏之浮派有據等事據湖廣百姓吳亨三等告稱南糧正米二十六萬石共該折銀一十三萬兩遭藩司糧吏將耗米亦折銀五錢每年多派銀五萬二千兩題奉明旨移咨臣部查問而臣乃知楚省南糧改折已久始恍然自失矣臣部司屬五年以來豈無邸報可閱豈無耳目可詢而皆裛如充耳鎮日坐雲霧中即臣近日飛檄

相督一月兩催總屬夢中說夢矣夫黔難初興臣子義
切同舟暫借一年猶可言也黔禍未艾留計舍己芸人
年復一年不可言也且楚省南糧留都命脈今將久假
而不歸乎抑亦計日而當返乎南庾懸罄脫巾可虞今
將重藩籬而忘堂奧乎抑亦先腹心而後肢體乎想經
邦謀國之臣明而熟於計其必有以處此矣顧又有不
可盡諉於黔餉者即如楚省鹽鈔銀兩一項每年額派
八千七十二兩五錢自萬曆元年迄今積欠銀四十三

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兩屢經催督州縣俱以解司為言
及行文提取該司輒稱借解宗祿俸糧及官軍賞鈔等
項朦朧開銷展轉搪抵豈天啟元年以前亦有所謂黔
餉者哉則楚省人情之怠玩而以臣部為易侮所從來
久矣臣職掌所關義難緘默據實披列籲天陳詞懇祈
勅下戶部逐一從長酌議其楚省南糧本色改折解黔
即當斷自目前歸還臣部以供重地之軍儲若有逋負
仍前那用者容臣得循臣部節年題定規格執白簡以

議參罰則倉庫聊資接濟而軍旅可望宿飽矣

請留漕折疏

題為留計萬分難支南糧抵解當還懇祈聖明查照成
議如數撥補以重根本以信明旨事竊照緩急有暫通
之權而常額不可以并廢盈虛有互酌之用而國計不
可以偏枯邇來邊圉多事國用告匱其借南濟北者權
也濟北而不至厲南者則權而不拂夫經也惟南之經
費不至頓窮斯北之灌輸可以常繼則為南即所以為

北也先天啟四年總督倉場侍郎畢懋良議當兩難之時商確補救惟有借解南糧一法南都倉米雖少尚可支數歲米價雖騰猶不出六錢以六錢給北軍則不足給南軍則有餘應以吳越改折銀二十二萬解南京而以江西應解南糧三十七萬改為北運奉有俞旨久矣然糧多銀少已屬虧損使照議解南猶可少補孰意機會不偶議論陡生今六年三月原任南倉場侍郎魏說奏請搜括腳價銀三千兩助工而併及於二十二萬之

漕折謂南京米貴放於官軍勢自不可戶部議覆果謂
餉銀詘乏復欲以南補北具題得旨移咨臣部咨文到
日督臣業已回籍臣及司屬無不相視駭愕良以江西
南糧原係額設軍餉計口按月而支誠三軍所以為命
者也將銀折米已非經制失米得銀猶堪充腹若糧米
既已運北折銀又不留南則視南軍皆可無之倫
南餉真可裁可減之物矣成議具在久奉綸音許而不
與何以示信且今日南倉現存纔七十餘萬石再加兩

月折色僅足支一歲之餉荆楚既悉供黔豫章又盡輸
北轉眼告罄外解全無數萬飢軍圍視而起其禍尚忍
言哉方今遼黔多事供億殷繁凡在臣子詎難坐視況
南戶者固北戶之外府也數年以來挹彼注茲如取如
攜臣部協濟不下百萬豈至今日而故自分畛域也者
夫亦處無可奈何之地值萬不容已之時耳戶部謂以
南有餘補北不足令南果有餘也公家之物何妨那補
祇以臣部困窮已極旦夕難支不足之形已成而不足

之隱憂有倍萬可慮者失今不言後將無及是以寧冒
鈇鉞之誅不敢不據實控陳耳前任督臣熟諳此中匱
乏或有激乎其言之不虞其禍之中於留計使後人無
所指手一至此極也祈鑒南部空匱之狀與臣部迫切
之情勅下戶部從長酌議仍將漕折留作軍餉想大司
農公忠體國南北一視當不難翻然易慮轉圜相從也

懇恩休致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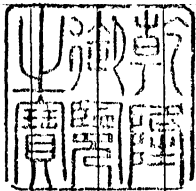
奏為哀病日深萬難供職懇恩休致以延一綫餘生事

竊照人臣委質服官無以有己故鞠躬盡瘁臣子之分
義也惟是韶光不待從衰得病不能者止又臣子之至
情也臣以草茅下士駕蹇庸才遭際熙朝叨備驅策自
入仕版三十五年什九在外拮据兵戎錢穀之間行能
謏劣惟不稱任使是懼坐是心血久耗筋力亦弛夙有
痰火怔忡之症前在津門兩疏乞骸未荷矜允客歲量
移留憲仰戴殊恩龜勉就道妄意南中政簡或可慎自
調攝以圖致身不意履任兩月倏有留計之轉恩波愈

渥報稱愈艱矢竭犬馬期副甄陶無奈適丁其窮本折
俱匱而軍兵之待哺者以數萬計每每食不下咽卧不
帖席且也頭緒紛紜卷案煩冗臣誠不憚目營心計夙
夜焦勞補牘飛檄不遺餘力而臣夙疾遂漸萌矣兼以
南都入夏蒸熱異常暑濕中人瘧痢交作而臣病體益
不支矣延至秋冬調理多日藥餌頻投竟無起色迄今
痰涎壅盛肌肉消燥脾胃虛弱飲食如有哽噎頭目昏
眩步履若在雲霧當斯時也思大命之近止慟捐糜之

無具不覺回睇故園繫念首丘夫豐鎬何地度支何官
臣既病困不能供職而猶尸位素餐不自引決將負乘
貽嗤而瘵官滋罪矣目今留都師濟九列充庭臣部左
右侍郎俱已履任臣如江臯乘鴈何當有無及查近日
奉有明旨年力衰邁槩聽自裁臣年雖非甚衰而病則
已沈痼伏願聖明曲軫下情俯准致仕回籍調理得傲
帷蓋之恩私無令委骨於溝壑儻一綫之餘生苟延即
昊天之大德罔極矣奉旨卿才品素著留計匱乏正賴

持籌乃請告情詞懇至准回籍調理以昭矜節該部知道



石隱園藏稿卷五